



財

要死啦！她脫穎而出了，

可她比較看對眼的竟是「正主兒」旁那個……

嗚嗚……她可不可以換人抱啊？

林如是

財郎虎抱

財郎虎抱

林如是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財郎虎抱／林如是作．——初版 ——臺北縣
新店市：萬盛，民 93
面： 公分．——（動情精靈系列；341）

ISBN 986-131-114-9 (平裝)

857.7

93008045

動情精靈系列／0341

財郎虎抱

作 者／林如是

發行人／項帽英

總編輯／黃聲涵

執行編輯／秦雅亭

美術編輯／莊寓盛

發行所／萬盛出版有限公司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寶橋路

二三五巷六弄六號一樓

電話：（02）2917-7416 • 2914-6286

傳真：（02）2911-1570

郵撥：0554960-3 萬盛出版有限公司

出版登記／局版臺業字第 2395 號

法律顧問／蕭雄淋律師

國際書碼／ISBN 986-131-114-9

初 版／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

排 版／特約電腦排版公司

印 刷／特約印刷廠

定 價／新台幣 200 元

著作權・版權所有，抄襲、剽竊、設置網站上網或其它侵害行為，依法嚴厲追究。

（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公司更換）

Printed in Taiwan



序

一如以往的，寫完故事最後一個字，丟下筆之後，我忍不住想大叫，想仰天狂嘯三聲。

像滿月時立在涯巔，對著一輪圓月嗥叫不已的狼。野性的呼喚啊！這大概就是所謂的「完稿症候群」，或者「後天性進化不全症」。

這種時候，我常常累得不想說話——應該說累得不知該說出什麼話。想想，你疲到極致時，四肢大大張開，成大字型攤在沙發上或床上，一副懣懣欲死的模樣。差不多就是那樣。

這時候會有一種很極端的現象發生——不是氣若游絲，就是像得了精神亢奮症，一旦開口會突然的一直說個不停，而且嘴巴動得很快，自己明明知道，就是控制



不住。

這種現象，我把它叫做「後完稿症候群」，亦稱「完稿亢奮推進過全症」。
這不知道算不算得上是一種精神官能症或失調。難怪，人家說寫作的、搞藝術的，腦袋瓜都有點那個。

我就不要說得太白了。聰明的大家，請自己自行想像。

窗外月亮又圓又大，遠處海面亮得——真的，我真的有種仰天大叫三聲的衝動。



第一章

「真的!？」

聽著那個一臉油黑靈精的男童那樣說，雜院內一個身穿灰布衣褲，模樣十七、八歲的少女，驚詫的猛轉過身去。

她雙手捧著一大盆的水，正要往外潑，身勢霍然猛地一轉，往外潑的水硬生生扼住，回潑起來，有一大半在那個滿臉賊兮表情的男童身上。

「當然是——哎呀！」男童狼狽的跳開，白眼一翻，幾分悻悻無奈。「我說老虎兒，妳要潑也拿準一點，瞧，都潑到我身上了。」口吻老氣橫秋的，一邊拍著被潑濕的衣襠。

「什麼老虎兒！」那少女「啪」的一聲，袖子往他後腦勺一甩，叱道：「臭四



仔！才幾歲大，也學那些爛口人胡亂喊叫，叫姐姐！」跟著又拍了一記。

四仔機靈的抱住頭，哇哇叫道：「是！是！姐姐！這成了吧？」一邊還不忘咕噥說：「儘愛佔便宜，也不過才長老子四、五歲數。」

「什麼四、五歲！是六歲半！」

四仔哼一聲。「都大齡了，有啥好說嘴的！」

「你這小子！討打是不？」少女大眼一瞪，又作勢打人。

「別！」四仔投降。

「要我不打，成！你給我好好吐句人話便是。」

所以說，這雜院要有誰一張大嘴想找胡姬兒的碴，準討不了便宜。

天朝自高祖皇帝開國建朝以來，已歷經一百多年。太平盛世，人人安居樂業；天子所在的上京城更是繁華昌隆，家家戶戶幾乎皆得豐衣足食。即使城西南這一塊圍身分低下、窮困鄙陋，或孤寡老殘及外鄉人聚集的角落，人人也大都能有一口飯飽肚，只一些時運不濟的才挨餓受凍過。

雜院就在這塊圍邊上，胡姬兒打小流落在這兒，也不知父母是哪一方神聖。四



仔是外地人士，十歲時雙親帶著他上京，不幸染了惡疾流落在這雜院，拖了幾個月後撒手西歸留下四仔，胡姬兒便將他撿了回去。四年來，兩人相依為命，叫罵罵拍拍打打，日子倒過得挺熱鬧。

「我哪天不說的人話？是妳自個兒不把人的話當話！」

「你再貧嘴！」胡姬兒作勢又要揍人。

「好啦！好啦！」四仔連忙搖手投降。「我投降就是。」

「那就給我正經的說。」

四仔湊上前。「胡姐，我真的看見了。就在煌府的朱紅大門前，我就坐在那頭石豹子腳下，親耳聽見煌府的人在喚『少爺』，當然就是煌府的主人了是不是？所以我特別抬頭看了一眼。妳猜怎地？妳一定想不到，胡姐，煌府主人長得好看得不得了，跟傳言完全不一樣！」

胡姬兒兩只黑珠似的大眼骨溜的轉了一轉。

雜院裡許多人都說，胡姬兒那兩只水盆的大眼會勾魂。一些比較保守的大嬸們還對她嗤之以鼻，認為只有不正經的女子才會長了那樣一雙蕩放的眼。



仔細瞧，胡姬兒長得與其他一雙眼尾吊梢的丹鳳細眼或圓瞪杏眼的姑娘們，的確相當不同。上京城歷來原就有許多波斯胡人落腳；那些高鼻深眼窩、皮膚較為白皙，甚至眼珠子有藍有綠有灰的胡人，怎麼看就是和上京城臉面輪廓平板的百姓不太一樣。輪廓深刻，高挑窈窕，漆黑的眼珠卻帶一點嫌疑的藍意的胡姬兒，乍看雖與城中其他姑娘沒兩樣，定神瞧了，那差別就出來了。

別的不說，單她那細手細腳的纖細身材，就與一般追求圓潤豐滿的仕女相當不一樣。

她自小流落在雜院，不知父母是誰，被個潦倒的書生收留，教她讀書識字及一些粗淺的學問。書生也是染病去世，還沒來得及給她取個恰當的學名。雜院裡的人省事，光喊她「胡姬兒」——瞧她那長相也知道，定是胡姬的女兒。結果名不名、姓不姓的，就這麼喊了下來。「胡姬兒」就成了她的名字。

她打小就伶俐聰明，一張小嘴尤其不饒人，有誰欺負了她，就抓得人滿頭包。因此，雜院許多人就給她取個小名叫「小虎兒」。年紀長了，大齡了，還沒有人家看上，就半戲謔半嘲諷的改在她背後喊她「老虎兒」。



四仔不識相，當著她的面這樣碎嘴，當然討一頓好打。

「你真的看清楚了？」

一開始就不曾哭哭啼啼，胡姬兒也就沒能長成如「西施捧心」的顰眉柔弱樣。她學不來一般閨秀的溫婉嫻柔了，加上自小在雜院亦未受過多少呵護憐惜，在她身上更看不到惹人疼心的婉轉柔情。

「當然！」四仔用力拍胸脯。「十成十的清楚。」說得那麼滿，怕反而一戳就漏風。

胡姬兒也不戳他，將盆內的水倒掉，臉盆往腰邊一扣，手腕垂貼在盆外邊挽著。說道：

「算了！人家長得是圓是方，跟我們是不相干的。」

「怎麼不相干？這正是妳施展美人計的時候。」

「誰要施展美人計？老虎兒嗎？」兩人的話教兩三個圍在雜院內水槽旁閒著磨牙的漢子和婆娘聽到，一名中年漢子嗤笑道：「哪個人家會傻到上這個當！誰會要一個大齡的胡婆子？我說老虎兒，妳不如省點力氣，我吃點虧，將就點讓妳迷了去



湊和算了！」

一夥人大聲哄笑起來。

四仔脹紅臉，霍霍轉身過去，滿臉怒氣，往地上掄了一把沙石便奮力擲丟過去，忿憤叫罵道：

「呸！你是什麼東西！憑你也配我胡姐！也不撒泡尿照照鏡子去！我操你祖宗八代！」

平時兩人拌嘴吵鬧時，四仔什麼混帳話都說，但真有人損胡姬兒，他第一個跳腳。

「好了，四仔。」胡姬兒拉開他。「快進去洗把臉，瞧你一臉灰。」

「什麼東西嘛！」四仔仍忿憤不平。雖然都十四歲了，但他長得瘦小，看起來不過十一、二歲，像個稚氣未脫的孩童，一副小人生大氣的模樣，也沒人真怕他發火。

洗淨了臉，顯得更稚嫩，偏偏裝得一副大人模樣，老氣橫秋。說道：「胡姐，不是我說，我瞧那煌府少爺玉樹臨風，氣宇軒昂，倒跟妳挺配的，放掉了可惜。」



「你怎麼還再說這件事！」胡姬兒忍不住搖頭。「難道你沒聽人說過，『侯門深似海』嗎？哪是那麼好攀的。」再說，以四仔那眼光，怕只要比他高上一尺半尺的，都是「玉樹臨風，氣宇軒昂」。

「那可難說！說不定煌少爺不巧真看上了妳。」其實四仔只遠遠瞄了那麼一眼，什麼「氣宇軒昂，玉樹臨風」的——不怪他，他也只懂這幾句拗口的詞兒。

胡姬兒仍是搖頭。

四仔跺腳。「妳什麼時候變得那麼沒志氣了？雜院裡的人怎麼說的？難道妳不想攀個好人家好出這口氣？依我看，煌府少爺是最合適的對象！」

無父無母，又處在複雜混亂的雜院，胡姬兒根本如脫韁野馬，不受禮教束縛，不用說什麼知書達禮，一般閨秀該有的賢慧教養雅淑，她全沒擱在心眼裡，厚顏又膽大，也不知羞怯或適當的扭捏。

就算不視門第之見，她要有任何非分之想，也直比登天之難。但烏鴉總想變鳳凰，她一心想攀龍附貴，不管阿貓阿狗，家財萬貫就好。

不幸的是，上京城大戶人家裡的老爺少爺，多半年紀不是過老便是太輕；正當



盛年的，妻妾成群，大夫人更是虎視眈眈。她曾賣身入某富戶為婢，想藉機接近好攀上富貴人家；待見識到大老爺妻妾爭風吃醋的陣仗，她驚覺到就算她攀到一個妾的名份，想必日子也不會太如意順遂。所幸只簽了短短三期月的賣身契，剩下半個月還是靠了四仔張羅，把能賣的賣，給贖身出來。

也有牙婆替富家仲介，想買她為妾。但當那半隻腳已跨進棺材的福老爺，一隻枯乾長滿斑點及皺紋的老手覆蓋住她的，一口腐朽的氣息噴到她臉面時，她差點因為窒息而昏過去。

過後，雖然攀龍附鳳的心仍不死，卻是澆息了許多。

這會兒，四仔居然數落她「沒志氣」！

她翻個白眼，正想開口，四仔又說：「難道妳一點都不好奇？」

好奇，那倒是有的。不單是她，恐怕上京城有大半的人，都對煌府——對煌府的主人相當好奇。

煌府在上京城有兩家錢莊，又經營布莊、米店及兩家酒樓。雖不是數一數二的富貴人家，在上京城卻也算得上有頭有臉。尤其煌府在官場上饒有人脈，與官家關



係良好，比起那些光有家產的大戶著實還要富貴。

有財又有勢，媒婆就不會錯過。俗語說，男才女貌。這「才」「財」相通；男子只要有財，不怕娶不到美嬌娘。怪的是，煌府主子都到而立之年了，一直還未娶妻妾。而且，為人又似乎十分神祕，沒有太多人見過他的真面貌。

便有傳言說他長相兇惡，或說他脾氣暴躁，或說他醜陋不堪，甚至身有殘缺或罹患痼疾等等。謠傳沸沸揚揚，煌府卻始終無人出面闢謠過，上京城百姓就愈加半信半疑。

「你沒聽城裡到處是怎麼傳的嗎？都到而立之年了，尚未曾娶妻，誰知煌家少爺是不是真有什麼暗疾，抑或長得一副牛頭馬面。」

「傳言不見得可信。那些人有誰真正見過煌少爺了？」四仔不以為然。「要不，妳親自過去瞧一瞧。」

「怎麼瞧？除了賣身為婢還有什麼法子可接近？何況，就算進去了，也不見得見得到主子。我可不要再受一次那種窩囊滋味。」

「人家說不入虎穴，什麼得虎子的。」四仔不學無術，又說得一本正經。



「要是像上回一樣，那豈不是偷雞不著蝕把米？」

「到時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情況真要不對，我們再腳底抹把油，包袱捆了，溜之大吉。」

說書的聽多了，那幾句詞兒四仔都會背會用了。

胡姬兒沉吟一會。四仔說得倒有道理。下下策，溜了走人了事。

「還是不妥。」再想想，溜，要溜到哪裡去？

「妥！肯定妥！」四仔慫恿。「要不，妳先跟我到煌府瞧瞧。只是瞧瞧，不會損失什麼的。」

攪得胡姬兒蠢蠢欲動。她遲疑一下，終於還是點頭。

「好。就過去瞧一瞧。」

城北，朱雀大街以東，臨近天子御苑天宮的坊道，是上京城許多官家富戶聚集的地方，隨處可見高牆大院，高門前矗立著威猛的雙獅護府。

煌府也不例外。只不過，府門前矗立的一隻是石老虎，一隻是石豹子，神態且



相當溫順，不若其它豪戶門庭前猛獅的張牙舞爪。

一輛馬車正停在煌府門前，一名身量適中的男子從容跨了出來，那馬車輕簡樸實，所以即便拉車的馬匹高大偉駿，並不會引人注目，連帶的使得那名男子也不致於太顯眼。

「少……」煌府內一名五十多歲、管家模樣的人迎了出來，見那名男子眉頭微微一皺，立即改口：「煌管事。」

那名男子臉露讚許，點了點頭。

「辰月呢？」邊跨進門內邊問。

「月少爺在內院休息。剛送走『司坊令』呢。」

「秦世玉嗎？他又來了？」煌管事一副僥倖逃過劫難的表情。「真難為辰月了。」

「可不是。」管家附和，突然湊上前，刻意壓低聲音，語帶忠告，說道：「我說煌管事，你現在是『管事』的身分，怎麼可以直呼辰月少爺的名諱？你沒忘了辰月少爺現在是什麼身分，被人聽到了可不太好吧？」說完了還做作的擠眉弄眼一番，



偏偏又表現得一本正經。

煌管事停下腳步，翻了個白眼，悻悻說：「是是，季管家說的是。」

「這可是你自己的主意，不小心一點，到時壞了事，可別又怪這怪那的。」季管家不以為然，跟著搖頭嘆氣咕囔說：「我真搞不懂，好好的少爺不當，偏偏自找麻煩！又不是要殺頭，本來就是男大當婚，女……」

「季伯！」煌管事沒好氣的喝住囉嗦得起勁的季管家。「你愈來愈囉嗦了。你這樣一天唸三回，我的耳朵都快生繭了。」

季管家瞪凸眼，鼓起腮幫，也沒好氣。「你要是怕我嘮叨，就聽我的話。我從你小時看著你長大，還把過你屎尿，現在整個煌府上下，除了我，還有誰敢說你兩句？明知道秦司坊令難纏，卻丟給月少爺應付，把人家月少爺拖下水——這也就罷了；秦司坊令也是一番好意，我就瞧不出有什麼不妥，偏生你……唉！要是不能早點給煌家添續香火，要我怎麼對得起死去的老爺夫人，他們把你託給我了……唉！」

唉聲嘆氣起來，一聲比一聲淒慘，就差沒一把鼻涕一把淚。

「辰星少爺，」仍苦口婆心。「你都快三十了。人家男子到這個歲數，哪個不